

資治通鑑

中

華

名

著

以銅爲鏡 可以正衣冠
以人爲鏡 可以明得失
以史爲鏡 可以鑒興替



卷四

中华名著

吴樵子 主编

资治通鉴

卷四

京华出版社

· 史 ·

郭子仪自洛交引兵趣河东，分兵取冯翊。己丑夜，河东司户韩旻等翻河东城迎官军，杀贼近千人。崔乾祐逾城得免，发城北兵攻城，且拒官军，子仪击破之。乾祐走，子仪追击之，斩首四千级，捕虏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乾祐未入，自白迺岭亡去。遂平河东。

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络绎。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西师憩息既定，李泌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上曰：“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对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

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妫川王；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井陘口；余各令归旧任，募兵以御官军。先是安禄山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

戊戌，永王璘败死，其党薛鏐等皆伏诛。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璘与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不然，死于锋鏑，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璘使瑒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瑒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余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瑒亦死于乱兵。

侁使人送璘家属还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侁不用。

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张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将士皆激励请奋。巡遂椎牛，大飧士卒，尽军出战。贼望见兵少，笑之。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阵。贼乃大溃，斩将三十余人，杀士卒三千余人，逐之数十里。明日，贼又合军至城下，巡出战，昼夜数十合，屡摧其锋，而贼攻围不辍。

夏，四月，颜真卿自荆、襄北诣凤翔，上以为宪部尚书。

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庚寅，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等伏兵击之于白渠留运桥，杀伤略尽，归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孙也。

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渭桥，进屯濡西。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遁，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判官韩洄、监军孙知古皆为贼所擒，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保武功，中外戒严。

· 史 ·

五五七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南阳，贼将武令珣、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宣慰，围急，不得入。日升请单骑入致命，襄阳太守魏仲犀不许。会颜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将军不顾万死，以致帝命，何为沮之！借使不达，不过亡一使者；达，则一城之心固矣。”日升与十骑偕往，贼畏其锐，不敢逼。城中自谓望绝，及见日升，大喜。日升复为之至襄阳取粮，以千人运粮而入，贼不能逼。灵在围中凡周岁，昼夜苦战，力竭不能支，壬戌夜，开城，帅余兵数千突围而出，奔襄阳，承嗣追之，转战二日，不能克而还。时贼欲南侵江、汉，赖灵扼其冲要，南夏得全。

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戒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解甲休息。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餘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餘人，杀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壬子，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先是，许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石，虢王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远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济阴得粮，遂以城叛，而睢阳城至是食尽。将士人廪米日一合，杂以茶纸、树皮为食，而贼粮运通，兵败复征。睢阳将士死不加益，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连锁，锁末置大铤，搦其钩头，以革车拔之入城，截其钩头而纵车令去。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应投销铄。贼又于城西北隅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不与争利，每夜，潜以松明、干蒿投之于中，积十餘日，贼不之觉，因出军大战，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不能救，经二十餘日，火方灭。巡之所为，皆应机立办，贼伏其智，不敢复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于其内作壕以拒之。

睢阳士卒死伤之餘，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巡守东北，远守西南，与士卒同食茶纸，不复下城。贼士攻城者，巡以逆顺说之，往往弃贼来降，为巡死战，前后二百餘人。

是时，许步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云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进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去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餘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啗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

霁云察进明终无出师意，遂去。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将步骑三千人，闰月，戊申夜，

· 史 ·

冒围，且战且行，至城下，大战，坏贼营，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城中将吏知无救，皆恸哭，贼知援绝，围之益急。

初，房琯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戊辰，上劳飧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译文】

唐肃宗至德二载(丁酉，公元757年)

安禄山从起兵反叛以来，视力逐渐下降，至此已看不清东西，又因为身上长了毒疮，性情更加暴躁，对左右的官员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干脆杀掉。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大将难得见他的面，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严庄虽然贵有权势，但也免不了被鞭打。宦官李猪儿挨的打尤其多，安禄山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安禄山的爱妾段氏生子名叫庆恩，想要替代安庆绪为太子。所以安庆绪常常害怕被杀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严庄对安庆绪说：“事情往往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机不可失。”安庆绪说：“老兄如果要想有所为，我怎么敢不跟从。”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难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干大事，恐怕离死就不远了！”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于是严庄与安庆绪夜里手持武器立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腹部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因为恐惧都不敢动。安禄山用手摸枕旁的刀，没有拿到，于是就用手摇动帐幕的竿子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严庄等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数尺深的坑，用毡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埋了进去，并告诫宫中人不得向外泄露真相。乙卯(正月初六)早晨，严庄向外宣布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即皇帝位，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安庆绪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严庄恐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每天以饮酒为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冯翊王爵位，大小事情都由严庄决定，并加封诸将的官爵，借以笼络人心。

肃宗从容地对李泌说：“广平王为元帅已经一年多了，如今打算命建宁王专门负责军事，但又怕势力分散。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如何？”李泌回答说：“臣早已说过，现在战事急迫，形势紧张，必须立刻处理，至于立太子这一类的家事，应当等待上皇的命令。不然，后代的人怎么看待陛下灵武即帝位的用意呢！这一定是有人想要挑拨臣与广平王的关系，臣请求把此事告诉广平王，广平王也必定不敢接受。”李泌出宫后把此事告诉了广平王李俶，李俶说：“这是先生深知我的心意，并想从侧面促成美事。”于是就入宫，坚持推辞不受说：“陛下即帝位后还没有来得及行早晚看望上皇的礼节，臣怎么敢于当太子呢！愿能等待上皇还宫，这是臣的荣幸。”肃宗赏赐并慰勉了广平王。

叛军大将史思明率兵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廷玠从范阳，发兵共十万，来进攻太原。李光弼部下的精兵都奔赴朔方，其余的团练兵都是乌合之众，不满一万人。史思明认为太原城唾手可得，如果攻下太原，当立即长驱直取朔方、河西、陇右。太原城中的将领都十分害怕，商议修治城池抵抗叛军，李光弼说：“太原城周长四十里，在叛军即刻就要来到时修治城池，是未见敌人而先疲困自己。”便率领士兵及民众于城外开凿壕沟准备固守。又让士卒做了数十万块砖坯，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等到叛军在

· 史 ·

五五九

城外进攻，李光弼就让士卒用砖坯在城内加高城墙，有毁坏的地方立刻补修。史思明派人到崤山以东去取攻城的器具，并且让胡兵三千护送，他们到达广阳时，遭到李光弼别将慕容溢、张奉璋的拦击，胡兵全部被杀死。

史思明围攻太原一个多月，还未攻下，便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的精兵，作为流动作战的军队，告诫他们说：“我率兵攻打城北时，你们就暗中往城南；攻打城东时，你们就向城西，见到有机可乘时就进攻。”但因为李光弼军令严整，即使叛军没有攻打的地方，巡逻的士卒也十分警惕，未曾大意，所以叛军攻不进城去。李光弼在军中征募人才，只要有小技艺的人都被选中，根据能力予以使用，所以人尽其才。李光弼得到安边军的三个铸钱工匠，他们善于挖掘地道。叛军士卒站在城下抬头辱骂，李光弼就派人从地道中拉住叫骂人的脚，拽入城中，在城墙上杀掉。从此叛军士卒行走时都看着地。叛军又制做云梯和土山作为攻城的器具，李光弼就挖地道以迎战，所以这些器具在临近城墙时都陷入地中。叛军起初攻城急迫，李光弼就做了大炮，发射大石，一发打死二十多人。叛军在攻城中战死了十分之二三，就退营到城墙数十步以外，死死地把城围住。李光弼又派人假装与叛军相约，定好日子出城投降，叛军大为喜欢，不加防备。而李光弼却让士卒在叛军的营地周围穿掘地道，然后用木头顶住。到了约好的投降日期，李光弼率兵站在城上，派遣裨将率领数千人出城，假装投降，叛军都一心站着观看。忽然营中地面塌陷，死了一千余人，叛军顿时惊慌散乱，官军乘机擂鼓呼喊，出城袭击，俘虏杀死叛军一万多人。这时恰逢安禄山死去，安庆绪命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

安庆绪任命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二十五日)，尹子奇率领归州、檀州以及同罗、奚人部队兵共十三万来进攻睢阳。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巡即率兵从宁陵进入睢阳。张巡有兵三千人，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人。叛军全力攻城，张巡亲自督战，勉励将士，昼夜与叛军苦战，有时一天交战二十次，共激战十六日，俘虏叛军将领六十多人，杀死叛军士卒二万多，士气大振。许远对张巡说：“我性情懦弱，不懂得军事，你智勇双全，请让我为你坚守，你替我指挥作战。”从此以后，许远只负责调集军粮，修理作战器具，在军中处理杂事接应而已，作战筹划都出于张巡。叛军攻城不下，乘夜退去。

郭子仪从洛交率兵向河东进发，途中分兵攻取了冯翊。二月己丑(十一日)夜晚，河东司户参军韩旻等翻越河东城来迎接官军，杀死叛军近一千人。叛军大将崔乾祐跳过城墙得以逃脱，然后他召集驻扎在城北的士兵来攻城，并阻击郭子仪的军队，被郭子仪击败。崔乾祐领兵退逃，郭子仪领兵追击，杀死四千人，俘虏五千人。崔乾祐逃至安邑，安邑人打开城门，让他入城，当叛军人马进去一半时，安邑人闭门袭击，把进入城中的敌人全部杀死。崔乾祐没有入城，从白径岭逃走。郭子仪便平定了河东。

肃宗到达凤翔十天，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的援兵都相继到达，江、淮地区所征收的丝织品与布匹也运到洋川、汉中。肃宗从散关向在成都的玄宗上表书，信使络绎不绝。长安城中的民众听说皇上到达，纷纷从叛军的统治下逃出，奔向朝廷，日夜不绝。西方增援的部队既已休整充足，李泌请求肃宗按原来制定的战略，派遣安西及西域兵进军东北，从归州、檀州向南攻取范阳。肃宗说：“现在大军已集，庸调也到达，应该以强兵直捣叛军的腹心，而您却要领兵向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不是迂腐的计策吗？”李泌回答说：“现在让大军直接攻取两京，一定能够收复，但是叛军还会东山再起，我们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这不是久安之策。”肃宗说：“你说的有什么根据？”李泌说：“我们现在所依靠的是西北各军镇的守兵以及西域各国的胡兵，他们能够忍耐寒冷而害怕暑热，如果借新到之兵的锐气，攻击安禄山已经疲劳的叛军，定能够取胜。但是两京已经春深，叛军如果收集残

· 史 ·

兵,逃回老巢,而关东地区气候炎热,官军必定会由于炎热的气候而想要西归,难以在那里久留。叛军休整兵马,看见官军撤退,一定会卷土重来,这样与叛军的交战就会无休无止。不如先向北方寒冷的地区用兵倾覆叛军的巢穴,那样叛军就会无路可退,可以一举彻底平息叛乱。”肃宗说:“朕急于收复两京,迎接上皇回来,难以按照你的计策行事。”

安庆绪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兼任指挥恒阳军事,封爵为妣川王;又命令牛廷玠指挥安阳军事;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守井陘口。其余的将领仍各任旧职,招募军队抵御官军。先前安禄山攻陷两京时,把两京中的珍宝财物全部运往范阳。史思明手握重兵,拥有财物,更加骄横,逐渐不听从安庆绪的命令,安庆绪不能节制。

戊戌(二十日),永王李璘兵败身死,他的同党薛冢等都被杀死。

当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伐李璘,李铣有兵数千,驻扎在扬子,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广树军旗,列于长江沿岸。李璘与他的儿子李骧登上城头,望见官军旗帜极多,心中开始感到惧怕。其部将季广琛召集其他的将领们说:“我们跟随永王走到这一步,只因为天命不助,人谋已不能成功,不如趁还未交战,赶快图谋出路。否则就会战败身死,永远成为逆臣贼子。”诸将听后都认为他说的对。于是季广琛领着自己的部队逃向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永王李璘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盛列火炬,光照水中,一变为二,李璘的军队也列火炬响应。李璘错认为官军已经渡过长江,匆忙携家眷与部下潜逃。等到天亮,不见过江的官军,李璘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乘船而逃。李成式的部将赵侃等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璘派儿子李骧与部将高仙琦率兵迎击,赵侃等与李骧等交战,射中李骧的肩臂,李璘的军队于是溃败。李璘与高仙琦收集残兵,向南逃奔鄱阳,收聚库中的兵器物资,想向南逃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旆派兵追击,俘获了李璘,秘密杀死于传舍,李骧也死于乱军之中。

皇甫旆派人送李璘的家属回蜀中,肃宗说:“皇甫旆既然生擒了我弟弟永王李璘,为什么不送回蜀地而要擅自把他杀死呢?”于是撤了皇甫旆的官职而不录用。

叛军大将尹子奇又率大军来进攻睢阳。张巡对将士们说:“我身受国恩,要死守此城,为国家效命。但想到大家为国家献身,血染原野,而赏赐难以酬劳所建立的功勋,感到万分痛心。”将士们听后都情绪激动,奋勇请战。于是张巡杀牛设宴,犒劳士卒,率全军出战。叛军看见官军兵少,而嘲笑官军。张巡手执战旗,率领众将直冲叛军阵中,叛军全军溃败,斩敌将三十余人,杀死士卒三千余人,追赶敌军数十里。第二天,叛军又集兵逼临城下,张巡率兵出战,昼夜交战数十回合,屡次挫败了叛军进攻的锋锐,但叛军仍然不停地围城攻打。

夏季,四月,平原太守颜真卿绕道从荆州、襄阳北至凤翔,肃宗任命他为刑部尚书。

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率兵赴凤翔。庚寅(十三日),叛军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在三原县北面截击郭子仪,郭子仪派部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等埋伏于白渠留连桥,几乎全歼叛军,李归仁游水逃脱。李若幽是李神通的玄孙。

郭子仪与王思礼在西渭桥合兵,进军驻扎在漓水西岸。叛军大将安守忠与李归仁率兵驻扎在京城西面的清渠。两军相持七日,官军没有进攻。五月癸丑(初六),安守忠假装撤退,郭子仪率全军追击。叛军以九千精锐骑兵摆成长蛇阵,官军从中间进击,叛军变首尾为两军,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判官韩洄与监军孙知古都被叛军俘获,军用物资全部丢弃。郭子仪退军防守武功,内外严加戒备。

· 史 ·

五六一

当时朝廷的府库中没有财物积蓄,对于立功的将士只能赏赐官爵,诸将出征时,都给予空名告身,上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允许临时填写名字。后来又允许用信牒授予官爵,以至有异姓被封为王的。各路军队都以职务大小相互统辖,不看官爵的高低。这次清渠战败后,又滥赏官爵以召集散兵游勇。因此官爵贱而钱货贵,一通大将军告身才能换取一次酒醉。凡是被招募参军的人,都穿金紫色衣服,甚至有朝士的仆人身着金紫色衣服,口称自己是大官,而实际却干的是低贱的工作。唐朝的封官赏爵之滥,至此达到了极点。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守卫南阳,叛军将领武令珣与田承嗣率军相继来攻城。城中的粮食吃尽,以至一只老鼠值钱数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肃宗派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南阳宣慰士卒,因为叛军包围紧急,不得入城。曹日升请求单枪匹马入城传达皇命,襄阳太守魏仲犀不答应。这时颜真卿从河北到达,说:“曹将军冒着生命危险要去传达皇上的命令,为何要阻拦他呢!假使他不能到达,也不过是死一个使者;如果能够到达,那么城中人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强。”于是曹日升与十名骑兵一起入城,叛军害怕他们的锋锐,不敢逼近。南阳城中的人已经绝望,等见到曹日升,都十分欢喜。曹日升又去襄阳为南阳守城将士取粮,领着一千人运粮入城,叛军不能阻挡。鲁炅在城中已经一年,昼夜苦战,力尽而无法坚守,壬戌(十五日)夜晚,打开城门率领剩余的数千兵力突围而出,奔向襄阳。田承嗣领兵追击,连续两天辗转交战,没有战果而返回。当时叛军想要向南进攻江、汉地区,多亏鲁炅扼守住了战略要地,南夏以故得以保全。

叛军将领尹子奇增兵把睢阳包围得更紧,夜晚,张巡在城中鸣鼓整理队伍,像要出击的样子,叛军闻知,整夜严备。天亮后,张巡却停鼓息兵。叛军在飞楼上望城中,什么也看不见,便解甲休息。这时,张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多名将领各率五十名骑兵打开城门突然杀出,直冲叛军营地,来到尹子奇的战旗下,敌营顿时大乱,杀敌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但不认识他,于是就削蒿草作箭头,被射中的叛军十分高兴,以为张巡他们的箭头已射完,就去报告尹子奇,张巡因此认出了尹子奇。于是让南霁云射击,射中尹子奇的左眼,差一点抓获了他。尹子奇只好收兵退去。

七月壬子(初六),叛军大将尹子奇又征兵数万名,来围攻睢阳。先前,许远于睢阳城中积蓄资粮达六万石,虢王李巨命令分其一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许远坚决反对,但意见未被采纳。济阴得到粮食以后,随即连城投降了叛军,而睢阳城中的积粮此时已被吃尽。将士每人每日给米一合,并夹杂茶纸、树皮而食,而叛军却粮道畅通,兵员充足,伤亡能够及时得到补充。睢阳守城的将士死伤得不到援兵,诸军粮食救应不至,士卒损耗得仅剩下一千六百人,都因为饥饿疾病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睢阳城被叛军紧紧地包围,张巡便准备守城的战具抵御敌人。叛军制作了云梯,高大如半个彩虹,上面安置了二百精兵,推临城下,想令士兵跳入城中。张巡事先在城墙上凿了三个洞穴,等待云梯快临近时,从一个洞穴中伸出一根大木,头上设置了铁钩,钩住云梯使其不得退去,又一个洞穴中出一根木头,顶住云梯使不得前进;其余一个洞穴中伸出一大木,头上安置了一个铁笼,笼中装着火焚烧云梯,云梯从中间被烧断,梯上的士卒全部被烧死。叛军又用钩车钩城头上的敌楼,钩车所到之处,敌楼无不崩陷。张巡在大木头上安置了连锁,锁头装置大环,套住叛军的钩车头,然后用皮车拨入城中,截去车上的钩头,然后把车放掉。叛军又制作木驴来攻城,张巡就熔化的铁水浇灌木驴,木驴立刻被销毁。叛军最后在城西北角用土袋和柴木积成阶道,想借此登城。张巡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每天夜晚,暗中把松明与干草投进正在堆积的阶道中,共十多天,叛军没有察觉,张巡乘机出军大战,派人顺风纵火焚烧阶

· 史 ·

道,叛军无法救火,经过二十多天大火才熄灭。张巡的所作所为都是随机应变,立刻办理,叛军佩服他智谋高强,不敢再来进攻。于是在城外挖了三道壕沟,并置立木栅而围城,张巡也在城内挖了壕沟以对抗敌人。

坚守睢阳的士卒死伤只剩下六百人,张巡与许远把全城分为两部分,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二人与士卒一起喝茶纸,日夜苦战,不再下城。对于攻城的叛军,张巡对他们讲说逆顺的道理,经常有人脱离敌军,前来投诚,为张巡死战,前后有二百余人。

这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都拥兵不救睢阳。城中日益艰难,于是张巡命令南霁云率领三十名骑兵突围出城,往临淮去求援兵。南霁云出城后,叛军数万人来阻击,霁云帅骑兵直冲敌阵,左右射击,叛军披靡,霁云仅伤亡了两名骑兵。南霁云到达临淮,见到贺兰进明,贺兰进明说:“现在睢阳城不知存亡,派援兵去又有什么用呢!”南霁云说:“我以死来向你担保,睢阳城还没有被攻陷。再说睢阳如果被叛军攻占,下一个就是临淮,此二城犹如皮毛相依,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贺兰进明很喜欢南霁云的勇敢,但不听他的劝告,还强行把他留下,准备了酒食与音乐歌舞,来招待南霁云。南霁云慷慨激昂地哭着说:“我突围出来时,睢阳城中的将士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我虽然想在此进食,但实在难以下咽。大夫你手握强兵,眼看着睢阳将要陷落,却丝毫没有救授之意,这难道是忠臣义士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南霁云咬掉自己一个手指头让贺兰进明看,并说:“我南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付给我的命令,请留下一个指头以表示信用而归报主将。”座中的人都被感动而哭泣。

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不肯出兵救援,只好离开了临淮。到达宁陵,与宁陵城使廉坦一起率领步、骑兵三千人,闰八月戊申(初三)夜,突进叛军的包围圈,边战边进,来到睢阳城下,与叛军交战,毁坏了敌营,自己所率领的军队伤亡很大,只剩下一千人得以入城。城中将士与官吏得知救兵无望,都大声痛哭。叛军知道没有援兵,围攻更加急迫。

当初,房琯作宰相时,因为嫉恨贺兰进明,就任命他为河南节度使,又任命许叔冀为他的都知兵马使,二人都兼御史大夫。许叔冀自恃部下兵力强壮,并且官职与贺兰进明相等,不接受贺兰进明节制。所以贺兰进明不敢分兵去救援睢阳,不是仅仅嫉妒张巡、许远的功名,也害怕乘机遭到许叔冀的袭击。

戊辰(二十三日),肃宗犒劳诸位将领,让他们进攻长安,并对郭子仪说:“事情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郭子仪回答说:“这一次如果不能够战胜,臣一定以死相报。”

唐肃宗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

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加上尊号。上固辞“大圣”之号,上皇不许。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以其子威明为太仆丞。杲卿之死也,杨国忠用张通幽之譖,竟无褒赠。上在凤翔,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泣诉于上。上乃出通幽为普安太守,具奏其状于上皇,上皇杖杀通幽。杲卿子泉明为王承业所留,因寓居寿阳,为史思明所虏,裹以牛革,送于范阳。会安庆绪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归,求其父尸于东京,得之,遂并袁履谦尸棺敛以归。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时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号泣求访,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诣亲故乞索,随所得多少赎之,先姑姊妹而后其子。儿女为贼所掠,泉明钱二百缗,欲赎己女,闻其姑愁悴,先赎姑女;比更得钱,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从姊妹及父时将吏袁履谦等妻子流落者,皆与

· 史 ·

五六三

之归,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减资粮,一如亲戚。至蒲州,直卿悉加贍给,久之,随其所适而资送之。袁履谦妻疑履谦衣食俭薄,发棺视之,与杲卿无异,乃始惭服。

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

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斩首四千级,捕虏五百人。太清走保卫州,子仪进围之;丙午,遣使告捷。鲁炅自阳武济,季广琛、崔光远自酸枣济,与李嗣业兵皆会子仪于卫州。庆绪悉举邺中之众七万救卫州,分三军,以崔乾祐将上军,田承嗣将下军,庆绪自将中军。子仪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垒垣之内,令曰:“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既而与庆绪战,伪退,贼逐之,至垒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贼还走,子仪复引兵逐之,庆绪大败。获其弟庆和,杀之。遂拔卫州。庆绪走,子仪等追之至邺,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引兵继至。庆绪收余众拒战于愁思冈,又败。前后斩首三万级,捕虏千人。庆绪乃入城固守,子仪等围之,李光弼引兵继至。庆绪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请以位让之。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欲救邺,观望未敢进,先遣李归仁将步骑一万军于滏阳,遥为庆绪声势。

【译文】

唐肃宗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

春季,正月戊寅(初五),玄宗登临宣政殿,授肃宗玉册,并加肃宗尊号。肃宗坚决不接受“大圣”的称号,玄宗不答应。肃宗尊玄宗为太上至道圣皇帝。

追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号为“忠节”,任命他的儿子颜威明为太仆丞。颜杲卿殉难时,因为杨国忠听信张通幽的谗言,竟没有追赠官衔以褒扬。肃宗在凤翔时,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曾向肃宗哭诉此事,于是肃宗将张通幽外放为普安郡太守,然后把此事上奏玄宗,玄宗命令用杖打死了张通幽。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被王承业收留,因此寓居寿阳县,后来被史思明俘虏,裹以牛皮,送往范阳,适逢安庆绪刚即位,下赦免令,颜泉明免于死。史思明归顺朝廷后,颜泉明才得以归来,在东京寻找到他父亲颜杲卿的尸体,就同袁履谦的尸体一起装入棺材,送归长安。颜杲卿姊妹的女儿与颜泉明的儿子都流落在河北地区,颜真卿当时为蒲州刺史,就让颜泉明去寻找,颜泉明号泣求访,以至感动了过路的行人,过了很久才找到。然后颜泉明又往亲戚故友那里去借钱,依借得的数目而赎人,先是姑母姊妹,而后才赎回自己的儿子。当时姑母的女儿被叛军抢掠而去,颜泉明有钱二百缗,想赎回自己的女儿,但因为怜悯姑母的愁苦,就先赎回了姑母的女儿。等到再借来钱赎自己的女儿时,已找不到了。颜泉明遇到流落在河北地区的堂姊妹以及父亲的将吏袁履谦等人的妻子,都让他们跟随一起回来,总共收罗了五十多家,三百多人,一路上有资粮则大家均分,一如对待自己的亲戚。到了蒲州,颜真卿对他们都加以接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按照他们的意愿,资送他们而去。袁履谦的妻子曾经怀疑袁履谦入殓时衣被比颜杲卿俭薄,等打开棺材检视,与颜杲卿没有区别,心中才惭愧信服。

庚寅(九月二十一日),肃宗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及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与河南节度使崔光远等七节度使以及平卢兵马使董秦率领步、骑兵二十万讨伐安庆绪,又命令河东节度使

· 史 ·

李光弼与关内及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兵助战。肃宗因为郭子仪与李光弼二人都是元勋功臣,难以相互统属,所以不设置元帅,只是任命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之名从此开始。

郭子仪率兵从卫州汲县杏园渡过黄河,向东到达获嘉,击败叛军将领安太清,杀敌四千人,俘虏五百人。安太清退保卫州,郭子仪进兵将其包围。丙午(十月初七),派使者入朝报捷。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枣渡过黄河,与李嗣业的部队一起到卫州与郭子仪会师。安庆绪率邺中的全部兵力七万来救卫州,分为三军,崔乾祐率领上军,田承嗣率领下军,安庆绪亲自率领中军。郭子仪命令善射手三千埋伏在军营垒墙的后面,命令他说:“我如果领兵退却,叛军必定来追击,那时你们就登上垒墙,擂鼓叫喊而射击叛军。”不久郭子仪与安庆绪交战,假装退却,叛军遂来追赶,来到垒下,伏兵齐发而射击,箭如雨下,叛军退走,郭子仪又率兵追击,安庆绪大败。俘虏了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立即杀了他。于是攻克了卫州。安庆绪败逃,郭子仪等率兵一直追到邺城,这时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也都率军陆续赶到。安庆绪收拾残兵在愁思冈抵抗,又被打败。前后杀死叛军三万人,俘虏一千人。于是安庆绪入城固守,郭子仪等率兵包围了邺城。安庆绪急,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请求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想要救援邺城,但不敢冒然进军,先派部将李归仁率领步、骑兵一万驻扎于滏阳,与安庆绪遥相呼应。

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急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于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李光弼性严,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戊寅,陈于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史思明猜忍好杀,群下小不如意,动至族诛,人不自保。朝义,其长子也,常从思明将兵,颇谦谨,爱士卒,将士多附之;无宠于思明,思明爱少子朝清,使守范阳,常欲杀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颇泄其谋。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胜西入关,使朝义将兵为前锋,自北道袭陕城,思明自南道将大军继之。三月,甲午,朝义兵至礪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朝义数进兵,皆为陕兵所败。思明退屯永宁,以朝义为怯,曰:“终不足成吾事!”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戊戌,命朝义筑三隅城,欲贮军粮,期一日毕,朝义筑毕,未泥,思明至,诟怒之,令左右立马监泥,斯须而毕。思明又曰:“俟克陕州,终斩此贼。”朝义忧惧,不知所为。

思明在鹿桥驿,令腹心曹将军将兵宿卫;朝义宿于逆旅,其部将骆悦、蔡文景说朝义曰:“悦等与王,死无日矣!自古有废立,请召曹将军谋之。”朝义俯首不应。悦等曰:“王苟不许,悦等今归李氏,王亦不全矣。”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悦等乃令许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将军,至,则以其谋告之;曹将军知诸将尽怨,恐祸及己,不敢违。是夕,

· 史 ·

五六五

悦等以朝义部兵三百被甲诣驿，宿卫兵怪之，畏曹将军，不敢动。悦等引兵入至思明寝所，值思明如厕，问左右，未及对，已杀数人，左右指示之。思明闻有变，逾垣至厠中，自备马乘之，悦僮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坠马，遂擒之。思明问：“乱者为谁？”悦曰：“奉怀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悦等送思明于柳泉驿，囚之，还报朝义曰：“事成矣”。朝义曰：“不惊圣人乎？”悦曰：“无。”时周挚、许叔冀将后军在福昌，悦等使许季常往告之，挚惊倒于地；朝义引军还，挚、叔冀来迎，悦等劝朝义执挚，杀之。军至柳泉，悦等恐众心未壹，遂缢杀思明，以毡裹其尸，橐驼负归洛阳。

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其党自相攻击，战城中数月，死者数千人，范阳乃定。朝义以其将柳城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初，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于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

【译文】

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

有人说：“洛中的将士都是燕地人，因长期戍守洛中，都思归故乡，军中上下离心离德，这时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打败。”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确是如此，多次在肃宗面前提到此事，于是肃宗命令李光弼等人去攻取东京。李光弼上奏说：“贼军士气还很盛，不可轻举冒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生性勇敢，但刚愎自用，他的部下都是蕃、汉劲旅，他们依仗有功，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郭子仪对他们宽仁厚待，委曲包容，每次在临敌用兵之际，都依靠他们成事。而李光弼生性严厉，将他们一一绳之以法，决不宽容。仆固怀恩害怕李光弼，内心又十分厌恶他，便附合鱼朝恩的意见，说东京可以攻取。因此，中使一个接着一个，督促李光弼出师，李光弼迫不得已，派遣郑陈节度使李抱玉镇守河阳，自己与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会合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戊寅（二月二十三日），官军在邙山布阵。李光弼下令军队依据险要地形布阵，当时仆固怀恩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对他说：“依据险要地形布阵，可以进攻，也可以退守；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交战不利就全完了。我们不能小看史思明这个人。”便命令军队转移到险要的地方布阵，但仆固怀恩又制止了这种做法。这时，史思明乘官军阵势还没有布署完毕，发兵进攻，结果官军大败，死了数千人，军资器械全部丢弃。李光弼、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退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逃回陕州，李抱玉也放弃河阳城逃跑，于是河阳、怀州都落入叛军之手。朝廷得知此事，大为惊恐，便增兵驻守陕州。

史思明猜忌残忍，好杀无辜，部下稍不如他的意，动辄就诛杀全族，因而人人都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经常跟随史思明带兵，比较恭谦谨慎，爱惜士兵，将士们多归心于他，但史朝义不受史思明的宠爱。史思明偏爱小儿子史朝清，派他镇守范阳，时常想杀掉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史思明的随从对他的打算颇有泄露。史思明已经击败李光弼的军队，想乘胜西进入关，便派遣史朝义率兵作为前锋，自北道袭击陕城，史思明亲率大军自南道进攻。三月甲午（初九），史朝义军至礪子岭，遭到唐军卫伯玉的反击而失败。史朝义数次进攻，均被卫伯玉打败。史思明退兵驻守永宁，以为史朝义临阵胆

· 史 ·

怯,说:“史朝义终究不能成就我的大事!”想要按军法斩杀史朝义及诸位将领。戊戌(十三日),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修筑三隅城,打算贮存军粮,限期一天修完。史朝义修筑完毕,尚未抹泥,史思明来到,大肆怒骂史朝义,命令随从骑在马上监督抹泥,片刻之间完成。史思明又说:“等攻克陕州,终究要杀掉这坏蛋。”史朝义十分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

史思明在鹿桥驿,命令心腹曹将军率军值宿警卫。这时史朝义在旅馆住宿,他的部将骆悦、蔡文景劝史朝义说:“我们与您已经死到临头了!自古以来就有废立君王之事,请您召见曹将军,共商大事。”史朝义低着头没有回答。骆悦等人又说:“你假如不允许的话,我们今天就归附李氏,那么您也就完了。”史朝义哭着说:“诸位好好处理这件事,不要惊吓我父亲!”骆悦等人就命令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去召见曹将军,他来到后,就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曹将军知道诸位将领都心怀怨恨,害怕自己受害,不敢违抗。当天傍晚,骆悦等人率领史朝义的士兵三百人,全副武装来到驿站,值宿的卫兵颇觉奇怪,但他们惧怕曹将军,不敢动手。骆悦等人带兵闯入史思明的卧室,正好史思明上厕所了,便问他身边的人,没等他们回答,骆悦已经杀掉了好几个人,史思明身边的人指出了他的去向。史思明听到情况有变,跳墙来到马厩里,自己骑马逃跑,骆悦的侍从周子俊发箭射中史思明手臂,史思明坠落马下,被他们抓住。史思明问道:“谁在作乱?”骆悦回答说:“奉怀王史朝义的命令。”史思明说:“早晨我说话失口,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这样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如今不能成就大业了。”骆悦等人将史思明押送到柳泉驿,囚禁起来,然后回去报告史朝义说:“大事已经完成。”史朝义说:“没有惊吓我父亲吗?”骆悦回答说:“没有。”当时周挚、许叔冀率领后军驻扎在福昌,骆悦等人派许季常前去通告此事,周挚惊倒在地。史朝义率领军队回来,周挚、许叔冀出为迎接,骆悦等人劝史朝义拿下周挚,将他杀掉。军队到达柳泉,骆悦等人害怕众心不一,便勒死史思明,用毡毯裹尸,用骆驼运回洛阳。

史朝义即帝位,改年号为显圣。他秘密派人到范阳,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以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还有数十名不归附自己的人。叛军自相攻击,在城中打了几个月,死掉数千人,范阳这才安定。史朝义任命他的部将柳城人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当时洛阳四周数百里,州、县城都成为虚墟,而史朝义所部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旧部将,与史思明同辈,史朝义召见他们,他们多不前来,相互之间大致仅仅维持君臣关系而已,不能为史朝义所用。

当初,李辅国与张后合谋将太上皇玄宗迁到西内居住。这一天是端午节,隐士李唐见到肃宗,肃宗正抱着小女儿,对李唐说:“朕很顾念她,你不要见怪。”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思念和想见陛下,大概也同陛下顾念公主一样。”肃宗听了流下了眼泪,然而他惧怕张后,还不敢到西内去探视。

唐代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幹、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祐甫言:“兹事暧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

· 史 ·

五六七

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貲，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覘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勾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它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诳。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余，歉则贱粟，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餘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餘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徐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餘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餘万斛，无斗升沉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馀，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译文】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互相不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等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臣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祐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

· 史 ·

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正月,甲子,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泚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七月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政府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是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最终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

· 史 ·

五六九

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多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高。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做大事不可吝惜小费,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办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等到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便废止了。

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年)

庚寅,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中书侍郎关播奇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往应募执役,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应之于内,缚元平驰去。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希烈恐惧,便溺污地。希烈骂之曰:“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

上问计于卢杞,对曰:“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甲午,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于道,不及。真卿与其子书,但敕以“奉家庙,抚诸孤”而已。至许州,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慢骂,拔刃拟之,为将刳啖之势。真卿足不移,色不变。希烈遽以身蔽之,麾众令退,馆真卿而礼之。希烈欲遣真卿还,会李元平在座,真卿责之,元平惭而起,以密启白希烈。希烈意遂变,留真卿不遣。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遣使诣希烈,上表称臣,劝进。使者拜舞于希烈前,说希烈曰:“朝廷诛灭功臣,失信天下。都统英武自天,功烈盖世,已为朝廷所猜忌,将有韩、白

· 史 ·

之祸，愿亟称尊号，使四海臣民知有所归。”希烈召颜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希烈不悦，扶真卿出。他日，又与四使同宴，四使曰：“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真卿叱之曰：“何谓宰相！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曹诱胁乎！”四使不敢复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见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谢之。

淮宁都虞侯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愬、韦清密输款于李勉。李希烈遣曾与十将康秀琳将兵三万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谋还军袭希烈，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使玢、愬、清为内应。希烈知之，遣别将李克诚将驍军三千人袭曾等，杀之，并杀玢、愬及其党。甲午，诏赠曾等官。始，韦清与曾等约，事泄不相引，故独得免。清恐终及祸，说希烈请诣朱滔乞师，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刘洽。希烈闻周曾等有变，闭壁数日。其党寇尉氏、郑州者闻之，亦遁归。希烈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从顺，实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颜真卿于龙兴寺。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希烈使人以其节及俘馘示颜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

李晟谋取涿、莫二州，以绝幽、魏往来之路，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书马寔为留守，将步骑万余守魏营，自将步骑万五千救清苑。李晟军大败，退保易州。滔还军瀛州，张升云奔满城。会晟病甚，引军还保定州。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还魏桥，遣其给事中宋端趣之。端见滔，言颇不逊，滔怒，使谓武俊曰：“滔以热疾，暂未南还，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脱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为！”端还报，武俊自辨于马寔，寔以状白滔，言：“赵王知宋端无礼于大王，深加责让，实无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郑和随寔使者见滔，谢之。滔乃悦，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

六月，李抱真使参谋贾林诣武俊壁诈降。武俊见之。林曰：“林来奉诏，非降也。”武俊色动，问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诚效，及登坛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徇忠义，天子不察。’诸将亦尝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语使者曰：‘朕前事诚误，悔之无及。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仆胡人也，为将尚知爱百姓，况天子，岂专以杀人为事乎！今山东连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与谁守之！仆不憚归国，但已与诸镇结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诚能下诏赦诸镇之罪，仆当首唱从化。诸镇有不从者，请奉辞伐之。如此，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同列，不过五旬，河朔定矣。”使林还报抱真，阴相约结。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贄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贄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紓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

· 史 ·

五七一